

吴蔚◎著

江东二乔
下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江东一乔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东二乔 / 吴蔚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5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198-4

I. ①江…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8995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理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强

书名 江东二乔(下)
作者 吴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8.875
字数 255千字
版本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62-1198-4
定价 51.00元(全二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下)

CONTENTS

第六章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1

夜色深沉，大地就此沉寂。对许多人而言，又是一个难眠之夜。天幕荫翳，没有月亮。但对于一些善良的人们而言，心头仍驻有月光。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徽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

第七章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59

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来到朱方一带。望气者称此地有天子气，秦始皇派三千赭衣刑徒凿断北坑山长岗，以败其势，并改朱方为丹徒。因长岗位于大湖中，刑徒们顺应丘陵地势，开凿出一条弯曲长坑，成为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西南抵钱塘。秦始皇再派人截断丹徒西乡京岷山东南长岗，使“水北注江也”，由此开辟了丹徒水道新的入江口——京口。

第八章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107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当看到其他人的艰辛与痛苦时，才恍然明白过来，她从未放下的痛不欲生的往事，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再忆及当年董卓焚毁洛阳及乔氏全家逃离长安时一路白骨相望的惨状，相比于众生的苦难，她实在幸运得太多。

原来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于是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使得练习者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第十章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舒缓悠扬的音符渐渐弥漫开去，于清淡晚风中飘荡，在朦胧暮色中回响。一段美妙恣意的遐想由此展开——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江面。粼粼金光中，有一片白帆随波逐流，桅头歇有两只雪白的白鹭。当最后一缕霞光恋恋不舍地移开水波时，白鹭骤然腾空而起，比翼双飞，展翅翱翔，最终消融于寥廓江天中。

尾声 歌以言志，去不可追

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在这寡独的黄昏，和着轻雾与细雨，在她悠远淡泊的心里，仍然能感觉到孤寂的叹息。又信步来到丈夫生前最爱的琼浆酒肆，却见窗口案桌已坐有一名男子，依稀便是她至爱的周郎的样子。那男子有所感应，回过头来。岁月悠悠，初心依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附录一	东汉疆域图	250
附录二	东汉年号表	251
附录三	东汉官制简介	253
附录四	东汉末年文物	262
附录五	蔡文姬像、手迹、小传	264
附录六	《江东二乔》人物像	267
附录七	张衡地动仪、候风地动仪	271
附录八	蔡伦邮票	273
后记	——以思世路，斯何远矣	275

第六章

明明如月， 何时可掇

夜色深沉，大地就此沉寂。对许多人而言，又是一个难眠之夜。天幕荫翳，没有月亮。但对于一些善良的人们而言，心头仍驻有月光。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大将军何进一进史侯府，便下令释放了曹操，还命人将史春等人直接带去大将军府，不再让袁绍经手。周瑜料想何进已知皇帝涉案一事，他赶走自己，还不知道会如何处置乔婧，哪儿肯轻易离开？是以不惜以刀横颈。想来皇帝既对乔婧有情，何进即使不在乎周瑜，也该在乎小乔性命。

何进脸色愈发阴沉，沉吟不决，似乎颇为踌躇。

袁绍很是不解，问道：“小乔人困在这里，周瑜留下来陪她也是对的，大将军为何一定要赶周瑜走？”

何进忽然暴怒，怒斥道：“你猪头猪脑，懂个狗屁！”

他虽然出身卑贱，但自靠妹妹何宛平步青云以来，一直礼贤下士，对士人爱护有加，是以被袁绍等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借助何氏之力彻底清除宦官，为当年遭受党锢之祸的名士平反。此刻何进突然口出秽语，额头青筋暴露，又露出当年市井屠夫的本性来，袁绍等人无不吓了一跳。

一语骂出，何进自己也是一怔，随即挥手道：“你们都出去，我有话要私下跟周瑜说。”

袁绍等人忙不迭地退了出去，只有曹操上前道：“周瑜敢以自己性命要挟大将军，还可能做出更出格之事。为大将军安全计，臣不能就此离开。”

何进便示意周瑜抛下兵器，道：“我知道曹校尉忠心，但现下已不得事，你出去吧。”

等曹操离开，何进这才走到周瑜面前，道：“我看你神色，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应该已经猜到了。你是不是还告诉了袁绍？”

周瑜点点头，又道：“大将军放心，臣只告知了袁校尉一人，之后也不会再对他人提及半句，包括我的朋友们在内。”

何进这才略舒一口气，道：“周君果然是个解人。”又叹道：“我也想不到我那性格软弱的外甥会做出这种事。”以手抚额，似乎十分苦恼。好半晌，才道：“实在抱歉，周君，他如此待你，只是年少不懂事，又被他母后压抑得太久，所以才一时迸发。”

周瑜道：“臣对前事不敢有怨，只希望大将军能允准我跟小乔在一起。”

何进道：“这也是个难题。”支支吾吾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还是说了出来：“皇帝对小乔……很是倾心，希望你能割爱。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口。”

周瑜道：“大将军该知道臣的为人，这话不必再提。”

何进道：“我这是为了你好。就算我能保你一时，也保不了你一世。你想想他连嫁祸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对付你，还会有别的顾忌吗？他可是皇帝，虽然目下有太后训政，但将来朝政大权都要归到他手里。”

周瑜道：“大将军不必再多言，我意已决。”

何进长叹一声，道：“那好，你就留下吧。”招手叫进袁绍，命道：“袁校尉，你派人将史侯府内外封锁起来，不准人随意出入。”

袁绍看了周瑜一眼，迟疑问道：“那周瑜呢？”

何进道：“周瑜也是一样。”又道：“再说了，就算赶他走，他也不会走的。”

袁绍应了一声，送走何进，又进堂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周

瑜摇了摇头，道：“袁校尉还是不知道的好。”

袁绍便不再追问，道：“虽然大将军下了严令，不过我敬慕周君为人，还是愿意尽量行些方便。我这就派人置些酒食饭菜，送去密室。”

周瑜大喜道：“多谢。”又想到一事，忙道：“烦请袁校尉派人到南郊乔府向我朋友知会一声，就说小乔锁链钥匙尚未找到，等锁开了，我自会带小乔回去。”

袁绍道：“举手之劳而已。”又命人将史府搜出的兵器一并送去大将军府。

周瑜见一名军士手中拿着一具黑色小弩，心念一动，忙叫住军士，取过小弩来回翻看。

袁绍道：“怎么，周君很爱这具小弩吗？”

周瑜道：“史春曾用这具弩指住我，我也是一时好奇看看。”

袁绍笑道：“这弩虽然制得十分精巧，但只能近身使用，射不了太远，也就是权贵子弟的玩具罢了。改日我送周君一件好兵器。”自率人去了。

周瑜回来密室，说了大将军何进到来之事。乔婧道：“大将军如此处置，分明是要庇护史春那些人，还将周郎也软禁了起来。”周瑜笑道：“大将军本来要赶我走，是我自己坚持留了下来。”

乔婧叹道：“这些事，最终会如何收场呢？”周瑜道：“不管怎样，我都会留在你身边。”

二人久久相拥，直到几名军士端着饭食进来，这才放开。

周瑜见菜肴丰富，还有一小瓮酒，道：“是了，国丧期满，可以饮酒了。袁校尉考虑得实在周全。”

尚未举箸，便有军士进来告道：“有贵客要见周君。”周瑜奇道：“什么贵客？何大将军不是下令封锁了宅子，不准人出入吗？”

军士道：“周君出去一见，自会知晓。”

周瑜不得已，只得重返前庭。贵客却是一位眉发全白的老者。他斥退军士，细声细气地问道：“你就是周瑜？”

周瑜道：“尊驾就是张常侍吗？我在张府见过你。”

那老者正是大宦官张让。他也不回答，只眯起眼，上下打量周瑜。

周瑜问道：“张常侍特意找来这里，是来兴师问罪的吗？必须得先说一句，我没有杀死舞阳君。”张让道：“我知道。”

周瑜大为惊奇，问道：“张常侍是如何知道的？”

张让道：“有人告诉我的。我问你，你昨日到我张府见舞阳君，是为了什么？”

张让是宫中权宦，也算是传国玉玺一案的嫌疑人，周瑜当然不能将直言相告，道：“这个……我不想以谎言欺骗张常侍，但也请恕我不能明言。”

张让阴阴笑了两声，道：“原来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瑜道：“随张常侍怎么说。总之我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张常侍，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吗？恕我无法相告。”本待离开，忽又想到舞阳君多少有恩于自己，便又回身道：“舞阳君不幸为人所害，还望张常侍节哀自重。张常侍既已知道我只是遭人陷害，可有查到真凶是谁？”

张让道：“嗯，人死不能复生，真凶是谁，也不重要了。”周瑜闻言，惊讶万状。

张让居然又道：“你也知道我那儿媳声名浪荡，一直是我肉中之刺，而今去了倒好，舒畅多了。”

周瑜讶然道：“可她到底还是张常侍儿媳，张常侍觉得她做得不对，大可以直接教训她。”

张让摇了摇头，道：“而今人已经去了，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又问道：“何大将军都走了，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周瑜知道对方只是随口一问，自己也不欲回答，忽然心念一动，暗道：“这张让雄霸宫中几十年，受三代皇帝宠信，一定有过人之处。密室锁链是皇宫之物，也许他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张让在朝野耳目众多，既知道自己人在史府，多半也知悉了一些事，且早晚会见悉全部真相。甚至极可能已然知晓全部真相，所以他刚才有意显出不再在乎舞阳君被杀一事。”

他虽不喜对方为人，但既关系爱人自由，少不得要勉力一试，忙有

意朝外看了一眼，这才低声道：“这内中自有隐情。”

张让果然大感兴趣，忙道：“什么隐情？”周瑜有意沉吟了一会儿，才道：“这其中关联甚多，还牵涉了舞阳君被杀案，怕是……”

张让忙道：“如此我更要知道了。舞阳君是我儿媳，周君又跟她交好，说起来也都不算外人。”

周瑜吊足了对方胃口，这才道：“史道人的侄子史春绑架了我心爱的女子，以她做人质，胁迫我替他办事。”

张让追问道：“办什么事？”周瑜踌躇道：“这个……”

张让道：“史春已经就擒，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周瑜道：“可是这件事非同小可……也罢，正如张常侍所言，你也不算外人，我便实话告诉你，他要我替他去寻传国玉玺。”

张让吃了一惊，道：“我倒是知道何大将军曾找过周君帮忙，只是想不到史春一介平民，竟有这样的胆子。”又忙问道：“周君去找舞阳君，就是想找她帮忙吗？那她可有说过什么？”

周瑜道：“只是随意聊了聊宫中之事，也没什么线索，我便告辞出来了。紧接着就发生了舞阳君被杀一事……”

忽心念一动，暗道：“我如果不是知道这是皇帝和史春的设计，一定会以为事情跟张让有关，会怀疑他就是那盗取传国玉玺的人。他既知何大将军曾托我寻找传国玉玺，想必早已对我暗中留意。当日我进张府，正好遇到张让，或许他猜到我来是为了找舞阳君打听传国玉玺之事。舞阳君应该不知情，但张让却害怕我发现了什么，所以先杀了舞阳君，再嫁祸给我，如此，便一举除去两个隐患。而且这一切更顺理成章。可惜，偏偏杀人凶器是我的佩剑，表明事情跟张让无干。史春之前受激不过，说了不少事情，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张让见周瑜神色有异，狐疑问道：“莫非周君想到了什么？”

周瑜道：“那时贵府门仆出来追我，我还不知道舞阳君被杀，只顾着去追史春……”忽又想起一事，问道：“张常侍既然不知道史春之事，杀人凶器又是我的佩剑，如何知道我不是凶手？”

张让转头朝外看了一眼，故作神秘地道：“既然周君告知我这么多秘

事，那么我也不妨告诉周君实话，这是凶手自己告诉我的。”

周瑜“啊”了一声，忙问道：“凶手是谁？”

张让摇了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来。

周瑜已知舞阳君一案主谋是皇帝，但行凶者应该另有其人，忽听到张让称凶手当面自承认罪，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皇帝亲自将真相告诉了张让？这不可能。皇帝年少不更事，顶多因史春败露，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何太后、何大将军，哪会与张让当面对质？”再见到张让神色，立即醒悟过来，失声道：“凶手是令公子张令君吗？”

张让叹了口气，道：“犬子张奉不孝，酿成大祸。我适才已向何太后当面请罪，幸得太后宽宏大量，认为舞阳君德行有亏在先，决定不再追查此事，对外声称是飞盗杀了舞阳君。”

周瑜心道：“何太后不予追究，一定知道皇帝也牵涉其中，而不是什么舞阳君德行有亏在先。”

张奉是皇亲国戚，又官任太医令，常常接近皇帝。或许汉少帝刘辩看出张奉不满妻子舞阳君行为放荡，他亦不喜欢这位姨母。刚好刘辩因为爱上小乔而想要对付情敌周瑜，便想借张奉之手铲除小姨，再嫁祸周瑜，行一箭双雕之计。张奉深厌妻子已久，与皇帝合谋杀害衔恨之人，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遂一拍即合。史春事先将周瑜佩剑交给张奉，令其静心等待时机，又派人暗中监视周瑜行踪。不过他再有本事，也算计不到周瑜何时会再到张府，所以事先派人假扮成张府家奴，等在道边，称舞阳君邀请周瑜相会。就算周瑜不立即奔赴张府，也算是埋下了一个引子。

刚好周瑜到永和里寻伏寿不遇，不得不转道张府向舞阳君何云求助。史侯府就在张府附近，史春得报后，立即派人知会张奉，令其把握时机，做好准备。

周瑜人尚在腾云楼时，张奉应该已经到了楼外，打发走了附近的守卫，自己潜伏在一旁。而楼里的何云虽有所察觉，却也未曾多想。等到周瑜离开，张奉便提剑闯入楼中，将妻子和婢女杀死，又按照预定计划，有意将杀人凶器留在现场。

而早已知悉一切的史春竟有意等在张府外，当面嘲讽周瑜，料来也是认为其计划天衣无缝，更是有恃无恐。也难怪史春得意——这计划极为精巧周密，且需要准确拿捏，也只有史春这样的人才能办到。

后面一如史春所料，周瑜被禁军逮捕，关入军营监狱，因铁证如山，百口莫辩，几无逃脱可能。大概因为知道周瑜必死无疑，知悉内情的曹操有些得意忘形，随口一句话竟露了马脚。即便如此，周瑜的命运也依然不能由自己掌控，他的生死仍然徘徊在一线之间。

幸运的是，由于怀疑何云一案涉及权力斗争，大将军何进选择了相信周瑜。这其实也是史春失算。早前他出于某种目的，有意选择在军营监狱拷问周瑜。袁绍怀疑有人针对自己，恐慌之下，迅即将这一事件禀报了大将军何进，因而何进早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凶案背后另有隐情，遂顶住来自何太后的强大压力，给了周瑜三日时间。周瑜亦不负所望，险中求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追查到了史侯府。

这些事情刚刚发生不久，且只有袁绍等极度少数人知情，并未张扬。同住永和里的张奉大概看到禁军包围了史侯府，怀疑事情即将败露，遂决定站出来，当面向父亲自首。

也或许因为张奉身为医者，有悬壶济世之心，杀死妻子尚有缘由，嫁祸他人则非君子所为，他心中愧疚。又或许他怕牵扯出皇帝，不得不抢先站了出来。

不管张奉动机如何，真凶现身，何云一案算是了结。令许多人——包括何太后在内——长舒一口气，此事原来根本不涉及复杂的政治争斗，仅仅是夫妇之间的相爱相杀而已。何太后及大将军何进即便痛惜妹妹之死，然何云已死，目下最要紧的是不要牵扯出皇帝，乐得不追究张奉之罪。而张氏也未步昔日班氏杀死阴城公主之后尘，没有因杀死太后亲妹而遭灭族之祸，可谓皆大欢喜。

张让见周瑜沉默不语，以为他暗怪张奉嫁祸于他，忙道：“奉儿素来宽厚，从无害人之心。他这次一定是鬼迷心窍，受了史春挑唆。史春还有意将周君佩剑给奉儿，以嫁祸周君。奉儿说他事后知道周君因之被逮

捕下狱，也很后悔，让我对周君说一声抱歉。”

周瑜摇头道：“我得脱大难，已是幸运，哪儿敢抱怨。”

张让道：“对了，周君还未告知为何独自留在这里？”

周瑜便说了乔婧被锁在密室一事，又道：“而今遍寻钥匙不到，史春又不肯交代钥匙下落。”

张让道：“这个史春心肠太坏，早晚会有报应。”又道，“不过是三连环锁而已，应该会有法子。”

周瑜闻言忙问道：“莫非张常侍有法子开锁？”

张让不答，只道：“我如果帮了周君的忙，我是说如果能帮上忙，周君要如何报答？”

周瑜道：“张常侍位比王侯，周瑜只是一介草民，有什么能用得上周瑜的地方，尽管开口。”

张让道：“目下我还想不到，但他日我若有借助周君之力，周君切不可推辞。”

周瑜心道：“这是一招厉害的伏笔，我若是答应，便就此受制于对方。张让何等样人，真来找我替他办事，一定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张让笑道：“只要周君肯答应，我有法子立即为乔家娘子开锁。”

周瑜心道：“让小乔尽快脱离苦厄要紧。就算日后张让要我做法不法之事，我大可自残自杀了事，如此他也不能怪我不守诺言。”一念及此，当即应允道，“那，我们一言为定。”伸出右掌，与张让轻轻击了一下。

张让笑道：“这就请周君带我去见乔家娘子吧。”周瑜道：“张常侍不要另外召工匠能人帮手吗？”张让道：“不需要。”

周瑜大惑不解，但仍引张让来到密室。张让道：“这史侯府中还真是别有洞天。”

乔婧见有人近前，连忙起身。张让道：“小娘子受苦了。”略略寒暄，拿起锁链看了看，便往自己颈间摸索，扯出一根银色细链，细链上挂着个小小的钥匙。

乔婧一眼认出那钥匙跟之前史春手持的一模一样，大为惊奇，失声道：“张常侍你怎么……”一时不明所以，转头去看周瑜。周瑜也是困惑

不已，只摇了摇头。

张让将钥匙取下，塞入锁孔，往右拧动三下，只听见“咔嚓”一声，颈钳应声而开。乔婧本已有终身被锁在此处的心理准备，忽得脱大难，喜极而泣，当即扑入情郎怀中。又立即意识到失礼，忙举袖抹了抹眼泪，向张让敛衽行礼。

张让举手虚扶，笑道：“张某与尊祖乔公交情颇好，而今小娘子受困于此，我能尽点力，也感欣慰。”

周瑜心头疑云大起，问道：“张常侍如何会有这三连环锁的钥匙？”

张让笑道：“这不是周君该关心之事。周君，枷锁已解，我算是不负重托。你与乔家娘子劫后重生，先稍事庆贺，之后我再派人与你联络。”拱了拱手，先辞了出去。

乔婧问道：“张常侍为什么那么说？周郎是不是答应了他什么事？”

周瑜道：“先别管那么多，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乔婧道：“可是何大将军派禁军封锁了内外，怕是你我没那么容易出去。”

周瑜道：“何大将军并没有明言要将我关押在这里，你就更不用说了。再说了，何大将军明明说过禁止人随意出入，张让不也进来了吗？”

乔婧道：“我有个主意。”如此叙说一番。周瑜道：“终归得试上一试。”遂抱起乔婧，直奔前庭，高声叫道：“小乔晕过去了，怕是快要不行了。”

一名军士奇道：“不是说没有钥匙吗？乔家娘子身上的枷锁是如何打开的？”

周瑜道：“她人都成了这样，你还关心这个。”抱着乔婧便往外闯。领头的军侯上前拦住，道：“何大将军有令……”

周瑜道：“何大将军命将军强行将我留在此地了吗？”军侯道：“那倒是没有。”

周瑜厉声喝道：“军侯一再阻挠，小乔若是三长两短，我发誓必取你项上人头。”

军侯是袁绍心腹爱将，知晓周瑜深得大将军何进信任，闻言退开两步，但仍道：“我有军令在身……”

周瑜道：“适才军侯放张让进来，便已经违抗军令了。况且我又不是逃走，只是带小乔出去治病。何大将军找军侯要人的话，大可以直接派人来南郊乔府找我。”

军侯闻言，只好挥手放行，还借了一匹马给周瑜。

周瑜将小乔扶上马，刚翻身上马，便见到孙策、太史慈二人急急赶来，大喜过望，忙策马迎了上去。

太史慈见乔婧双眼紧闭，歪倒在周瑜怀中，忙问道：“小乔怎么了？受伤了吗？”

周瑜略略摇了摇头。乔婧倏地睁开眼睛，调皮地眨了眨。太史慈一时怔住。

孙策奇道：“这是怎么回事？乔府下人罗韬刚刚还说没有办法打开小乔身上的锁链，大乔着急得很，让我们来看看，这会儿怎么又没事了？你找到钥匙了？”

周瑜回头看了一眼，见军侯正向一名军士吩咐着什么，大概是要将离开一事飞报大将军何进，忙道：“先离开这里再说。”

出来永和里，乔婧才坐直身子，告道：“周郎，你暂时不能回去乔府。”

周瑜倒不如何关心自己安危，只是怕皇帝会派人强行夺走乔婧，忙问道：“我们还能躲去哪里？”

乔婧想了想，道：“我知道一个地方，西郊的白马寺，我祖母一直留住在那里。”

周瑜已知当年乔笛事件后，乔婧祖母便离开乔府，去了白马寺潜心学佛，也不惊奇，道：“那倒是个好地方，且跟乔家没有任何关联。”

孙策问道：“公瑾不是已经洗清罪名了吗，为什么还要逃命？”

周瑜道：“一言难尽。目下我得罪了皇帝，最好是先躲一阵子。”

孙策便不再多问，道：“那好，我们一起去白马寺。”

太史慈道：“可大乔和郭嘉还在家里等着呢。”孙策道：“你们三人先